



彼此

金仁顺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彼此

金仁顺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彼此 / 金仁顺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9.4
(红小说)

ISBN 978-7-5329-3005-0

I. 彼… II. 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524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/ 150 × 230 毫米 16 开 印张 / 14 插页 / 4 千字 / 176
定 价	22.00 元

Contents 目 录

001	彼此
022	水边的阿狄丽雅
034	桃花
065	云雀
084	爱情诗
100	秋千椅
113	人说海边好风光
128	松树镇
147	莫莫格
162	拉维茨基进行曲
171	爱情进行曲
183	仿佛依稀



“我一向笨嘴拙舌。”黎亚非说。

“寡言少语，”周祥生说，“是女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。”

“怪不得我们院里的女医生一个比一个矜持，”吴强哈哈大笑，“这下我找到病根了。”

他们到达时，病人家属们已经等在宾馆里了，七八个人像迎接救星似的欢迎他们的到来。两个女人殷勤地陪黎亚非进了房间，一个给她洗水果，一个替她沏茶，她们在房间里来来回回，弄得黎亚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又不知道该跟她们说什么。

周祥生经过黎亚非的房间，在门口站住了，两个女人立刻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。周祥生邀她们出来到大堂跟他谈谈病人的情况，“让黎医生洗把脸，我们待会儿去医院。”

洗脸的时候，黎亚非想周祥生这个人，他们是科里乃至院里的招牌人物，身边总是簇拥着病人、医药代表、好学上进的实习医生，领导们架子虽然大，但对专家也总是谦让尊重的。

黎亚非跟周祥生一起做过几次手术，他平时话不多，不大正眼看人，可是一进了手术室，就像演员化好妆上了舞台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他跟没有全麻的病人开玩笑，跟医生们聊正在上映的电影或者正播的电视剧，让护士放流行歌曲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黎亚非很难相信一个人能把手术做得那么精彩，同时又能兼顾到手术室里那么多的细节。

002

那个小城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跟他们院里的没法比，但也能将就着用。看完手术室，安排好第二天做手术的相关事宜，他们出去吃饭。饭桌上，盘子大得吓人，点的菜太多，后上的盘子搁到了先上的盘子上面。

吃完饭，一个家属用问询的目光看看三位医生，在黎亚非身上略微迟疑了一下，望着周祥生问，“我们去桑拿还是 KTV？”



“我们回酒店休息，”周祥生说，“早睡早起。”

第二天他们做了两个手术，上午一个下午一个。回来时，还是吴强开车，一直把黎亚非送到楼下。她跟他们道别，准备下车，周祥生转身把一个信封递给她，“这个别忘了拿。”

她把信封接过来，人在地面上刚站稳，车就开走了。

黎亚非上楼放下行李，看着手里的信封，她知道里面是钱，但里面的数目是她想象中的两倍。

003

只要周祥生的时间能调配开，请他做手术的人多得是。起初的半年，周祥生偶尔带黎亚非出去，但慢慢地，她变成了他的固定搭档。吴强经常跟他们一起，但也有一些时候，病人从费用角度考虑，更愿意请当地医院的麻醉师。那时候，周祥生就得自己开车。

一年四季，他们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中心，辐射到周围七八个中等城市，以及五六个医疗设备说得过去的县级市。周五下午出门，开车几个小时，到达某个地方，晚上休息，周六做一天手术，如果病人多，周日再做一上午。

为了减轻周祥生的压力，黎亚非到驾校找了一个陪练，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练车。有一个周末，他们做了三个手术，第二天上午又做了两个，下午三点钟才吃上饭，周祥生好像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病人家属还在不停地提问。黎亚非替他回答了一些问题，但那些病人家属在对她抱以微笑后，会拿同样的话题再问一遍周祥生。

吃完饭，出来上车时，她跟周祥生说，“我来开吧，你在车上睡一会儿。”

周祥生愣了愣，但什么也没问，就把车钥匙给了她。

黎亚非戴上墨镜，放了一张蔡琴的碟片。

周祥生笑着打量她。

“这样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司机。”她说。

有很长的一段路，笔直笔直，从盐碱地中间像刀痕一样划过去，路两边是发白的土地，植被像癣块分布其上，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远处，那么绝对，让人想起“大漠孤烟直”这样的诗句。

周祥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蜷在外衣下面，发出低低的鼾声。

黎亚非很喜欢这种度周末的方式，不光因为那些收入——她把那些钱单独存到一张卡里，偶尔在提款机上看到数目，总会让她感到惊异——更令她高兴的是，她拥有如此冠冕堂皇的不在家的理由。

周末她老公总往外跑，举行读者会，约重点作者见面谈选题，要么就是跟编辑部同事吃饭、喝茶，跟朋友或者同学打球、游泳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她留在家里洗洗涮涮，累了，就给自己煮杯咖啡，去她老公那几千部碟片里头翻翻，碰上有兴趣的，就放进影碟机里看一会儿。

她不喜欢看青春片，也不喜欢纯粹的喜剧或者悲剧，她喜欢的是一些跟生活贴得很近的故事片。她发现，电影里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们，面对的问题跟实际生活中她们面对的问题差不多——

丈夫有外遇了，或者自己有外遇了；不再相信爱情，或者开始相信爱情。

她审视着自己的生活，没有什么不好，也体会不出有什么好；有时候，她觉得有必要改变改变，更多时候，又觉得应该以不变应万变。

黎亚非喜欢在路上。春天，草色铺展在远处，像一块水彩，嫩生生的，毛茸茸的，她的心都跟着变软了。草色略微变深的时候，树叶像小虫子似的，从树枝里面钻出来。有一次，陷进座位里长久无言的周祥生，忽然指着街边的树，问她，“那算不算是萌动？”

她放缓了车速，往树上打量，那些小叶片，宛若婴儿半握的手，颤颤巍巍地，好奇地伸向寒意尚存的空气中。



黎亚非是女人中间的另类。她第一次跟他出门时，坐在车后座上，如果不是吴强问话，她几乎变成了隐身人。她不用嘴说话，也不用眼睛或者肢体说话。她的沉默是百分之百的。他不无惊喜地发现，她的工作态度也是百分之百的，没有一点儿矫情、挑剔、抱怨，工作就是工作。在报酬方面——他一向出手大方——他猜她不会嫌少，但她也从未像其他人那样，因为满足，而直接或者委婉地向他表达感激之情，以及对继续合作的期待。

周祥生对这种单纯关系有种久违的亲近感，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，他注意到她身上的女性特质，温情、娴静，稳重，她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同一个动作，注视久了，他觉得她像油画人物。

有一次周祥生带着黎亚非出去，手术结束吃晚饭时，东道主跟他们提起一个小镇，说小镇有一个小店，火极了，还卖关子不说火的原因是什么，但垂涎欲滴地强调了好几遍那店里的东西，“逆风香百里啊。”

他们回程的时候，决定绕个弯路去那个小店吃顿饭。地方很好找，小镇里的人没有不知道“山珍一锅”的。店面不大不小，门口的车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沿街排出去，像一溜麻将牌。店里的桌子都是灶台式的，水泥磨的台面，中间盘着一个水盆大小的铁锅，里面炖着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菜品只有一样，在后面大铁锅里炖到八成熟，就餐的客人只需点出是几个人的分量，就有服务员替他们把东西放到桌上的小铁锅里，边炖边吃。

东西确实香极了，而且不油腻，黎亚非怀疑店主放了特殊的香料，或者大烟葫芦什么的。他们快吃完的时候，忽啦啦拥进来一群人，高声大嗓地说话，把几张预留的空桌子填得满满的，有个红脸膛卖弄自己是熟客，跟朋友讲菜里的成分：蘑菇、板栗、黄花菜、桔梗、土豆、辣椒都是配料，最要紧的是，蛇、野猪、獐子、山鸡、麻雀、蛤蟆——



随着黎亚非的频繁外出，她老公郑昊倒开始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了。周日傍晚她回到家，十有八九，他躺在客厅沙发里读书。见她进门，他把书扔掉，从沙发上坐起来。

“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”郑昊说。

黎亚非在最短时间内冲完淋浴，换好衣服，跟郑昊出去吃饭。

郑昊在生活中很多方面，是很有本事的。跟黎亚非单独吃饭时，他总能找到美味、干净又便宜的小店，小小的门脸儿，热情的老板娘，满脸笑容的服务员，当着黎亚非的面，郑昊跟她们开暧昧的玩笑，把她们逗得面红耳赤。

“你不管管他？”她们说黎亚非。

黎亚非笑笑，细嚼慢咽地吃自己的饭。

郑昊在哪儿都有女人缘。他们刚认识时，郑昊恰巧处于一段热烈恋情的灰烬期，黎亚非的冷静寡言、从容不迫，宛若一泓湖水，让他安定安宁，进而觉得这是酷味十足的恋情。

“你是雪山，我是飞狐。”郑昊对黎亚非说。他对她的追逐确实像一团火球，整天跟随在她的身后。鲜花、礼物、吃饭、唱歌，他还在自己的杂志上面给她写情书，明晃晃是她的真名实姓。

直到结婚那天，黎亚非一直觉得爱情是一杯醇酒，让人脚底发软，浑身轻飘飘的。

婚礼那天，她一大早起来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婚纱穿好，然后化妆。化妆师是从影楼里请来的，她给她打粉底的时候，黎亚非的姐姐把一个女人送进门来，笑着说，“你的好朋友来了。”

不是什么好朋友，黎亚非甚至没见过她。

那个女人说她是郑昊的前女友，她是来恭喜黎亚非的。“我知道郑昊挑选女人很有眼光，但你还是比我想象得更漂亮、更优雅，”她毫不吝惜对黎

亚非的赞美，“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新娘！”

她很自来熟地在黎亚非的房间里转来转去，有时停下来看看墙壁上的油画，偶尔拿起一个小物件赏玩，而黎亚非自己倒被牢牢地钉在椅子上，下巴被化妆师固定在某个角度上。她拿不定主意，是坐起来跟那个女人面对面，眼睛对着眼睛，进行无声的斗争呢，还是就眼下这样，以熟视无睹的方式显示自己对她的不在乎和胜利者的自信呢。

那个女人转了一会儿，离开了，临走前，她送了黎亚非一份礼物。这个礼物是一个秘密。

“昨天郑昊一整天都待在我的床上，我们做了五次，算是对我们过去五年恋情的告别演出。”那个女人的手搁在黎亚非的肩头，随着她的话，她的手指很有节奏地敲击着，“从今天开始，他归你了。”

那女人离开后很久，黎亚非都没动。她变成了一个树脂模特儿，全身披挂着累累赘赘的丝绸、雪纺、蕾丝、珠串、刺绣，她僵硬的肢体倒是有助于化妆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郑昊来接新娘的时候，在大门外被黎亚非的姐姐以及朋友们提的难题绊住了，他好言好语，笑脸相迎，还给每个人发了红包，才得以进入黎亚非的房间。进门后，他从额头上抹出一手汗水给新娘看。

“你昨天一整天在哪儿？”黎亚非问他。

她眼看着她的话像一句咒语把郑昊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
黎亚非的目光越过郑昊，打量着房间远处镜子里的自己，她打扮得像个公主，头发挽成发髻，戴着小小的王冠，腰身收得瘦匝匝，裙摆阔阔大。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天，这是她一生最心仪的裙裳，但那个女人把一切都弄走了味。

黎亚非努力忘掉那个女人，但她的恶毒就像缓释胶囊里的药物颗粒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持续地保持着毒性。而且这种毒性在他们上床时，会加倍地爆发，弄得她浑身无力，手足冰冷。有一天郑昊从她的身上一跃而起，冲进浴室，哗哗哗冲完淋浴，穿好衣服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。

那个女人如愿以偿了，黎亚非想。她应该伤心难过、痛哭流涕、濒临崩溃边缘了，结果却是，她迎来了婚后半个月来最香浓的一次睡眠。

尽管黎亚非和郑昊的关系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还是恩恩爱爱的，一个风趣幽默，一个小鸟依人。黎亚非并不是在演戏，她确实不讨厌郑昊，他身上那些曾经让她目眩神迷的优点，现在仍然能令她欣赏。

如果郑昊在性上没什么要求的话，黎亚非觉得他们这么过下去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果没有在古堡那个喝咖啡的下午，就算郑昊偶尔有一些性生活上的要求，黎亚非也不会觉得日子有多么难过。

结婚三周年那天早晨，黎亚非送了郑昊一台新型数码相机，他送了她一条尼泊尔薄羊绒披肩，他们还亲了亲对方的脸颊。

吃早饭时，郑昊说，晚上杂志社的同事，以及他的一些朋友，差不多有三十个人呢，要为他们举行结婚三周年庆典。

“这有什么好庆祝的？”黎亚非说，“这是我们俩的事情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们不能拒绝别人的善意和祝福啊。”郑昊说。

“你一个人去吧。”黎亚非说，“我下午还要去外地出诊，反正我既不会喝酒，也不会应酬。”

“这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让我一个人出席？”郑昊的表情变严肃了。

“无所谓吧，”黎亚非说，“我反正就是你的花瓶。”



中午休息时，黎亚非去了商场，很长时间了，她既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为自己买新衣服。

下午，郑昊见到她打扮一新地出现在办公室，笑容满面地迎上来，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，引起了同事们的尖叫。晚上吃饭时，郑昊把所有别人敬黎亚非的酒也抢过来，拍着胸脯跟人家讲，“肝好，酒量就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喝啥啥香。您瞅准了——”他一仰脸，把酒倒进嘴里。

大家都叫好。

郑昊喝醉了，一见有人上厕所，他就冲人大声喊，“怎么了？膀胱有问题？别上厕所，找黎亚非。黎亚非是解决膀胱问题的专家。”

黎亚非笑笑。

“真的真的真的，”郑昊认准了这个玩笑，逮谁跟谁开玩笑，说，“黎亚非真是膀胱专家，哎，老婆，你过来给他讲讲。”

黎亚非渐渐意识到，他们早晨在餐桌边的争吵并没有结束，膀胱、尿，都是周祥生的临时代名词。

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她说郑昊，“闭嘴吧，你的嘴还不如膀胱干净呢。”

整个晚上闹哄哄的，偏偏在黎亚非说话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、真空般的安静，好在，即便在愤怒的情绪之中口出恶言，黎亚非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优雅从容、慢条斯理的。

郑昊带头笑了起来，笑得很大声，还指着黎亚非给朋友们看，那意思像是说：你们看见了吧？这才是黎亚非呢。

“你们夫妻都很幽默，一个是冷幽默，一个是热幽默。”有个女人目光跟踪着郑昊，笑嘻嘻地拉着黎亚非说。她的手有些湿，还有些不干净，黎亚非试图把手抽出去，但她把她抓得紧紧的。

饭局结束两个人坐上车回家，“我还不如一个膀胱？”郑昊笑嘻嘻地问。

黎亚非不说话。

“我还不如一个膀胱？”郑昊问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郑昊把手机狠狠地朝车窗前面一砸，吓了黎亚非一跳，一脚踩在刹车上，幸亏距离短，手机没有把玻璃砸坏。

黎亚非吃了一惊，心怦怦地乱跳了一阵。

“——我不想吵架。”黎亚非说。

“——我他妈的也不想。”郑昊吼叫的时候，脸孔像被人从嘴唇处撕裂开了。

黎亚非继续往前开，两人都不再说话，车子陷落在黑暗中间，偶尔车灯、路灯以及街边店门口的灯光照射进来，他们的皮肤变成了金属质地，黎亚非觉得车就像一颗子弹，飞奔在道路上，她不知道它最终会要了谁的命。

黎亚非把车开到楼下，郑昊刚下车，她就把车开走了。

黎亚非并未想好去哪里，但她清楚的是她不想跟郑昊回家。他发脾气样子与其说是让她害怕还不如说是厌恶。最近几个月，郑昊越来越多地在客厅里对着电视过夜，有时候她清晨起来上班，发现郑昊还没睡觉，她问他看什么，他说看一部美国的电视剧——《绝望的主妇》。

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拉着她一起看《欲望都市》，只看了一个碟就打住了。“这里面的女人太坏了，会把我的小白兔教坏的。”郑昊说。

郑昊追她的时候，黎亚非是受宠若惊的，这场恋爱里面她像一个拉满的弓，紧张、饱满、有攻击力，天知道郑昊哪根弦不对了，居然认准了她。“装酷的女孩儿我见多了，但你不是，你是真酷。”他用那种找到珍宝的语气跟她说话，让她惶恐不已，早晚有一天，郑昊会发现她是个赝品。

黎亚非在一种惯性下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，她经过那个通往城堡咖啡馆的树林，林间岔路在墨汁般的树荫中消失了。